

美洲

巴拉圭的下查科(Bajo Chaco)地区雅克耶阿夏(Yakye Axa)和萨胡亚玛夏(Sawhoymaxa)的恩塞特(Enxet)原住民社区,已在波索科罗拉多(Pozo Colorado)-至康普塞西翁(Concepción)的高速公路旁居住了超过15年。虽然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的裁决对他们有利,但他们仍无法回到自己的土地。他们失去了传统的谋生和生活方式,也没有适当的医疗和卫生条件,只能依赖政府不定期的食品救济,他们面对着不安定的现状和未卜的前途。

从美洲最北端的北极地区至最南端的火地岛,美洲原住民长期以来遭受排斥和歧视。政府的一些决策,即使对他们有影响,但他们却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原住民所住的地区有丰富的矿产和其它自然资源,但他们的贫困人口却多得不成比例。许多原住民尚未得到宪法承认,他们使用祖先留下的土地的权利受到忽视或不当处理,那些处理方式未能充分保护原住民的经济和文化传统。财雄势大的公司和私人利益集团,在原住民的土地上开发资源、林业、农业产业和其它发展项目,他们无视国际和国家法律,原住民经常受到骚扰,甚至暴力对待。原住民遭受剥夺和社会排斥的现象长期存在,而且根深蒂固,这使原住民受到袭击的危险越来越大,妇女的情况尤其严重,但迫害他们的人却很少被追究责任。

面对长期以来极其严重的侵犯人权局面,美洲各地的原住民动员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要求自己的土地权、文化身份、免遭歧视的权利和享有一切人权的权利得到尊重,这些要求日益成为该地区人权进程的核心内容,并使人权进程再度活跃。

在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雅克耶阿夏和萨胡亚玛夏的社区能够到地方法院进行诉讼。这反映了该地区原住民和人权运动日益紧密的合作,这使人权捍卫者、活动人士能互相从经验和成功中吸取力量、支持和灵感。

不稳定的局面

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中的许多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杀戮和强制失踪,目的是要驱逐住在具有经济和战略价值地区的平民。许多原住民居住在一些矿产和其它资源丰富的地区,他们共同而且合法地拥有那些土地,但为了在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经济开发,他们经常遭受袭击,目的是要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这些群体开展活动来反对此类开发,却被指控“进行颠覆”,经常导致准军事武装的袭击。游击队组织也指控原住民支持敌人,因而威胁甚至杀害他们。尽管如此,哥伦比亚原住民的斗争决心日益坚决,以捍卫自己的人权。在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中,数千名原住民在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抗议,并在11月前往首都波哥大游行,使示威达到高潮,他们抗议仍在持续的侵犯人权行为,并宣扬他们的土地权利。

墨西哥北部奇瓦瓦州的回佐帕(Huizopa)社区成员,包括原住民皮玛人(Pima)和拉拉穆里人(Raramuri),要求在他们的共有土地上进行开发的矿业公司遵守其与社区之间的协议。支持抗议的人面临威胁,以及警方驱散抗议的行动。

在智利,资源开采和林业持续扩张,但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进展缓慢,令政府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马普切人的情况尤其如此。2008年发生了一起令人担忧的事件,一名地方检察官试图用反恐法律来对付支持马普切人的抗议者。这项法律是在皮诺切特军政府期间颁布的,而政府曾多次阐明不应用该法律来对付争取自己权利的原住民。

在玻利维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歧视仍然存在。虽然莫拉莱斯总统领导的政府努力促进该国原住民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权利,但却遭到势力强大的地主家族和商界精英抵制,他们担心自己会失去长期拥有的特权。紧张局势演化为暴力事件,在9月导致潘多省的19名农民被杀。南美洲国家联盟和调查专员办公室发现,当地官员直接参与杀人,而警察则未能保护原住民和农民抗议者。

尽管如此,一些国家不得不日益承认原住民的正当要求,并采取措施来满足这些诉求。巴西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承认,马库西人(Makuxi)、瓦皮夏纳人(Wapixana)、印加里克人(Ingarikó)、塔乌莱邦人(Taurepang)和帕塔姆纳人(Patamona)对他们的祖先土地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这标志着这场长达30年的斗争取得重大进展,并被广泛认为是太阳山狐狸谷保留地(Raposa Serra do Sol reservation)原住民权利的划时代胜利。但这类积极的结果仍然罕见,许多原住民仍在为他们的土地而斗争。

在尼加拉瓜,政府遵守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在2001年的裁决,终于承认阿瓦斯廷尼(Awas Tingni)原住民的土地权利。在苏里南,萨拉马卡人(Saramaka)赢得了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的一项有利裁决。萨拉马卡人的祖先是逃走的非洲奴

隶，17和18世纪在该国内地的雨林中定居。在关于萨拉马卡人土地上的伐木和采矿权的裁决中，美洲人权法院确认：“政府侵犯了财产权，这损害了萨拉马卡人的利益。”

暴力对待妇女和女童

美洲地区有越来越多妇女遇害事件，妇女团体继续要求当局采取行动。许多遇害妇女的尸体有受过酷刑的痕迹，尤其是性暴力的痕迹。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政府很少回应，中美洲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政府很少适当地调查杀人案件。

在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除了海地和一些加勒比海国家等明显例外情况，都有促进尊重妇女权利的法律，尤其是关于在家庭、社区和工作场所免遭暴力的权利。但在防止妇女受到暴力侵害和惩罚施暴者方面，进展仍然有限。例如在尼加拉瓜，警方处理性别暴力的特别调查组仍严重缺乏资源；委内瑞拉则仍未对执法人员进行处理家庭暴力的专门训练。

在美洲地区，尼加拉瓜和海地的情况特殊。在这两个国家中，超过半数的性暴力受害者年龄不超过18岁。在大多数案件中，犯罪者是成年男子，其中许多人掌管一定权力。受性侵犯的女童，往往处于贫困、遭受剥夺和排斥的情况，她们没有其它的谋生方法，因而遭受性剥削，受害者有的年仅9岁或10岁。虽然这些问题普遍存在，性暴力带来的污名迫使许多受害者保持沉默。

尼加拉瓜、智利和萨尔瓦多仍禁止在任何情况下的堕胎，即使怀孕是强奸所致，或继续怀孕可能会危及妇女或女童的生命也是如此。考虑到该地区性暴力的高发率，这尤其令人感到担忧。有报道说，秘鲁和厄瓜多尔的宗教游说团体也在争取使本国颁布类似的禁令。在乌拉圭，虽然民众广泛支持堕胎非刑事化，但该国总统巴斯克斯以其个人宗教信仰为由否决了改革提议。与此相反的是，墨西哥最高法院投票允许颁布法律，在墨西哥城地区将堕胎非刑事化。

美洲有5个国家将2015年前降低产妇死亡率作为政府首要目标。在这些国家中，玻利维亚、巴西、墨西哥和秘鲁的全国产妇死亡率（没有关于不同产妇群体的分类数据）下降，但海地的情况并非如此，2008年该国只有26%的分娩由助产士协助。

遭受剥夺

过去10年，许多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也努力减贫。虽然这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仍有7千多万人每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依然十分严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拉丁美洲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

在许多国家的城乡地区，一些社区被边缘化和遭受剥夺，他们仍无法享有获得医疗、洁净水、教育和适当住房的权利。而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使这一严峻局势更为恶化。

在有关健康的指数方面，联合国人口基金公布的数字显示，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两国用于公共医疗的开支，属全球最低的国家之列，其比例分别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7%和2%。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古巴的医疗开支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6.9%，美国的比例则达到7.2%。尽管如此，美国仍有数以万计的人没有健康保险，许多贫困和被边缘化的人难以得到适当的医疗。

死刑

美洲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在法律或实际做法上已废除死刑。美国是该地区的明显例外，而那里的死刑仍与一些人遭受剥夺的情况密不可分。3千多名死囚中，大部份人因贫穷而无力选择自己的律师。美国最高法院在4月裁决，通过药物注射执行死刑不违反美国宪法。经过7个月的暂停后，美国在5月重新开始执行死刑。截至2008年年底，有37名囚犯被处决，这使美国自1977年恢复执行死刑以来的处决人数达到1136人。

最高法院的裁决因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法官的意见而引人注目，他在1975年12月开始在最高法院任职，见证了美国死刑的完整“现代”史。他写道，他的经历使他得出结论：“施加死刑是毫无意义和毫无必要地毁灭生命，对任何可被辨认的社会和公共利益只起微薄促进作用。死刑对国家的益处如此微薄，显然是过分、残忍和非同寻常的处罚方式。”他还说，种族歧视仍“影响死刑案件，这无法令人接受”。

在12月，圣基茨和尼维斯执行了处决，这是加勒比的英语系国家中自2000年以来的首起处决。查尔斯·艾尔洛伊·拉普雷斯在2008年12月19日被处以绞刑，结束了该国十年来的死刑暂缓令。拉普雷斯在2006年被判谋杀罪成立，2008年10月，其上诉因超过了上诉期限而被驳回。

排斥

过去10年，美洲的政局稳定，但公共安全恶化给这一局面蒙上了阴影。在一些警方滥用权力、犯罪和帮派暴力严重地区，政府不闻不问，令黑帮控制了许多方面的社区生活。例如在巴西，许多城市贫困社区仍无法得到基本的服

务，而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只限于警方偶尔以军事方式采取突击行动。这些行动经常动用坐装甲车和直升飞机，以及数百名警官，特点是过度使用武力、法外处决、酷刑以及虐待居民。在牙买加，警方杀人事件多数发生在贫穷的内城区，许多是非法杀人。墨西哥的暴力犯罪急剧上升，许多军事人员受命与警察一起打击犯罪。

极少有政府将犯罪率的上升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联系起来。但一些国家的部长在2008年公开承认，警方的执法质量低于国家和国际标准。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里内达和多巴哥都承认，他们的警察部门存在严重不足，令他们未能全面为多个小区提供合理水平的保障和有效执法。尽管问题如此严重，但要解除侵犯人权或腐败的官员的职务，当局实施的举措仍远远不够，而程序和行政障碍使问题更难以解决。

许多政府对有关酷刑和非法杀戮的报告不闻不问，令警察执法标准的下降。一些政府甚至以目前的公共安全局势为由，为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辩护。独立的警察申诉委员会或警察调查专员办公室，基本只存在于美国和加拿大。其它极少数国家也有此类机构，但基本上没法起任何作用。

危地马拉和巴西等国在2008年中出现更多证据，说明现任和前任警察参与了杀死嫌疑犯的事件。在巴西的贝南布谷州（Pernambuco），2008年就有70%的杀人案是死刑队或所谓的灭绝团体所为，其大多数成员是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是警察。在危地马拉，数百名年轻人被杀，这使许多人想起1990年代的社会清洗运动，当时被怀疑是小偷的街童遭受酷刑或被杀害。警察根据外表和年龄，袭击贫穷社区的男性青少年，使他们更加感到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

在某些案例中，当局无视受排斥社群的生命，尤为令人震惊。例如在哥伦比亚，杀死一名“游击队员”就可得到政府奖金，一些军方成员杀害了波哥大附近的索阿查（Soacha）的几十名年轻男子，其目的就是领取奖金。

“反恐战争”

在“反恐战争”中，美军拘留的外国人所受的待遇仍令人担忧。有200多名男子被关押在古巴的关塔纳摩美国海军基地。政府试图将这些人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而对此的挑战在2008年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政府称，关塔纳摩的拘留者不应享有人身保护令的权利，因为他们是被俘获的非美国公民，而且关押于美国领土之外。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作出了标志性裁决，拒绝接纳政府的说法。11月，候任总统奥巴马承诺在2009年1月就职后及早采取行动，关闭关塔纳摩的拘留设施，并确保美国不再使用酷刑。

言论

拉丁美洲的人权捍卫者经常持续受到压制，但仍积极为受害者仗义执言。在2月4日和7月20日，哥伦比亚和世界其它地区有数百万人游行，抗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绑架行为。数千人还在3月6日走上哥伦比亚街头，要求保安部队和准军事集团终止侵犯人权的行为。“政府犯罪受害者全国运动”组织了3月份的抗议。4个月后，该团体的成员约翰·弗莱迪·科里亚·法拉（Jhon Fredy Correa Falla）被4名骑摩托的枪手枪杀。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几名人权捍卫者因其人权工作而遭杀害。

在其它国家，政府对人权捍卫者的敌意越来越大。例如在委内瑞拉，人权观察组织发表了一份批评政府的报告后，该组织的美洲地区总监在9月被驱逐出境，随后该国出现了许多公开声明，指责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捍卫者“支持美国佬”、“反对玻利瓦尔革命”以及“不爱国”。

一些政府滥用刑事司法体制，来阻挠人权捍卫者的工作。例如在墨西哥得格雷罗州，梅帕原住民组织（Organización del Pueblo Indígena Me'phaa, OPIM）的5名领袖在4月被拘留，并被控以谋杀罪。虽然一项联邦裁决认定，没有证据显示其中的4人与案件有牵连，而且目击者的证词称，案发时第5个人在现场以外的地方，但至2008年年底时这5个人仍被拘留。

在尼加拉瓜，9名女性人权捍卫者因卷入一名9岁女童的案件而面临诉讼，这名女孩在2003年被强奸后进行合法堕胎。虽然许多专业人士和官员卷入这起案件，但原告把注意力集中在女性人权捍卫者身上，这些妇女此前曾宣扬性健康和妇女的权利。

长期以来，宣扬边缘社群权利的人权捍卫者经常面临危险，那些社群包括原住民、非洲裔人士、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例如在洪都拉斯的圣胡安泰拉（San Juan Tela）村庄，非洲裔的加利弗那（Garifuna）社群领袖遭到威胁，并在枪口威逼下将社区土地转让给私人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瓜亚斯省（Guayas），非正规采矿活动可导致严重后果，当地的知名环境和妇女权利活动人士埃斯特·兰德塔（Esther Landetta），因替当地社区表达担忧而多次遭到威胁和恐吓。

追究责任

拉美各地镇压和恐吓人权捍卫者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在国际特赦组织调查的几乎所有案例中，负责者都逍遥法外，这情况实在令人担忧。

1970和1980年代军政府统治时期，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长期以来被迫沉默。但在2008年，他们争取公义的行动在一些国家取得进展。巴拉圭总统卢戈向史托斯纳尔军政府统治期间的人权受害者公开道歉。12月，该国的真相和公正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军政府统治期间(1954-1989)侵犯人权情况的报告和建议。委员会认定了2万多名受害者的身份，并建议公共检察官调查所有案件。

在乌拉圭，数十名前任军官出庭作证，指控1981至1985年间的军政府首脑阿尔瓦雷斯将军，和退役海军军官胡安·拉塞拜奥（Juan Larcebeau），这两人被控造成30多人强制失踪。

在阿根廷，有两人被判犯有“佔用”一名女童的罪行，并被判处徒刑，该女童的父母在1977年遭到强制失踪。这是该国此类判决的首例。偷盗该女童并把她交给另一对夫妇的前军队上尉，在4月被判处10年徒刑。

萨尔瓦多前总统克里斯第雅尼(1989-1994任职)和14名军官涉嫌于1989年谋杀6名耶稣会神甫、他们的女佣及其女儿。萨尔瓦多的两个人权组织就此于西班牙法院提出诉讼。

拉美地区只有极少的国家尚未正视过去的侵犯人权行为，巴西是其中之一。巴西政府无视那些酷刑和其它虐待的受害者，不仅没有尊重受害者的人权，更令侵犯人权的现象变得根深蒂固。

墨西哥举行了墨西哥城特拉特洛科广场屠杀学生事件4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要将涉案人士绳之以法，却没有任何进展。但在其它的案件中，向侵犯人权的人士追究责任，还是有一些进展。在哥伦比亚，数十名军方成员因被控参与法外处决平民而被解职，其中许多是高级军官。玻利维亚9月发生19名农民被杀事件后，国际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采取行动，确保对此事件进行调查，使人对负责者绳之以法存有希望。10月，玻利维亚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前总统德洛萨达和两名前任部长回国，他们涉嫌在2003年埃尔阿尔托（El Alto）的示威中参与种族灭绝，有67人被杀。

在美国，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就被拘留在美国的人所受的待遇进行了18个月的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寻求了有关如何使用攻击性手段的信息，修改了法律来使这些手段看起来合法，并授权对被拘留者使用这些手段”。该委员会还发现，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授权在关塔纳摩使用这些手段，“这是那里的被拘留者遭受虐待的直接原因”，甚至促使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虐待被拘留者。

结论

在美洲各地，人权捍卫者仍致力使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并使所有的人权都受到尊重。人权捍卫者为此经常挑战有权有势的社会和经济精英。一些政府未能履行他们促进和维护人权的义务，他们对侵犯人权问题不闻不问，或同流合污，他们也成为人权捍卫者努力挑战的对象。